
目录 CONTENT

► 青年文学

聂静涵	蒹葭渡	/ 2
何子彤	游子千里，灯燃家在	/ 4
何凤灿	我的家乡大通湖	/ 6
耿好	游岳麓山记	/ 8
韩雨晴	茶园	/ 10

1. 蒹葭渡

聂静涵

霜降前三日，遥生撑着乌篷船过渭水，芦苇花沾了满船白霜，像落了场不化的雪。他是镇上最好的篾匠，此番去对岸采韧竹，却在雾色里迷了方向，白茫茫的一片，仿佛没有边。

雾最浓时，他听见芦丛里有笛声，清越得像晨露坠在草叶上。拨开半人高的蒹葭寻去，只见青石矶上坐着个女子，素衣沾霜，发间别着枝未开的荻花。她见了遥生，便停了笛，指尖还凝着霜气：“此渡水急，客官绕东岸走吧。”

遥生点头谢过，目光却离不开她握着笛的手——指节清瘦，腕间系着条青布带，风一吹便贴着肌肤，像要融进雾里。方欲多问，女子已转身走进芦丛，素衣角扫过霜花，只留下满地细碎的白，轻飘飘的。

此后半月，遥生总借采竹之名去蒹葭渡，他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只是他的心告诉他，他想去。有时能见她在矶上翻晒草药，有时只听见笛声从雾里飘来，却寻不着人。他试过在矶上留竹编的小筐，次日去看，筐里卧着颗红得透亮的山楂，霜气还没散。

重阳那日，渭水起了大风，遥生惦记着她，不顾他人劝，冒雨撑船过去。芦苇被吹得伏地，却不见青石矶上的身影。他慌了神，拨开芦丛喊她的名字，只有风声裹着雨丝回应。直到暮色漫上来，才在矶下的石缝里，捡到那条青布带，上面绣着极小的“桥”字。

遥生把布带系在竹筐上，日日去蒹葭渡等。霜落了又融，芦苇枯了又青，他从青年等到鬓角染霜，篾刀换了一把又一把，矶上的笛声却再也没响起过。有人说，那年霜降后，对岸的药姑桥姑娘染了风寒，没熬过冬至；也有人说，雾大的日子里，还见她在芦丛里吹笛，素衣像片云。遥生在前些年，还时不时地去找寻，去逛一逛，好像在等，却不知为什么等。再大些，霜花爬了头，娶妻生子，一步一步，又不去了。

后来遥生老了，做不动篾活，便在蒹葭渡搭了间草屋。每日清晨，他会把竹筐放在矶上，筐里有时是新晒的草药，有时是颗山楂，红艳艳的。雾起时，他就坐在屋前听风，仿佛风里还裹着笛声，裹着那年霜降，素衣女子回头时，眼里落满

的霜。

芦苇花年年白，像在替谁守着一场未完的相遇。往来的船家都知道，蒹葭渡有个老篾匠，总

在雾里望着东岸，手里攥着条褪色的青布带，一握就是一辈子。

责编 曾煜超 唐诗雨

2. 游子千里，灯燃家在

何子彤

烛火与夜的碰撞，游子在外的遥想。

——题记

冬夜雪落纷纷，几点星子照亮回乡的车痕，儿时的我常坐在车里，遥望窗外浮动的斑驳树影，害怕就此迷了路，再找不见家在何处。

倏然，车窗外枝头的落雪折射出舒人的暖色，烛火切切实实在雪上跳动，枝头皑皑，浮光跃金，伴随锣鼓喧天的人声喧闹，慢慢将我包裹。

身随心动，我不经意往外一瞟，透过窗，便第一次瞧见了辛弃疾笔下的你。

凤箫声动，玉壶光转，一夜鱼龙舞。

车降下速来，那条长长的鱼灯队伍堪堪驰过，人人脸上洋溢着欢笑，或庆贺新春，或迎接你来到，在烛火的映衬下更为温暖，我冷不丁跌进了你的眼眸，与你深邃的眼神碰撞出花火，仿佛看见了你眼中的历史，在纷杂的人声中，真切地听到了你的过往。

你是皖南地区的老相识，是祖祖辈辈代代相传下来的精良艺术，是保佑当地风调雨顺、平平安安的文化信仰，更是为外乡游子指明回家路的信标。

那条鱼灯队伍渐行渐远，直到最后一点火光消失，周边又回归寂静，我不禁埋怨起车降速后

依然太快，让我与你只得匆匆一瞥，但这一瞥，却让我定了心，窗外的斑驳树影好像也没那么唬人了，回家的路在心底愈发清晰明亮起来。

我算是刚认识到——游子千里，灯燃家在。

这次回家是回暖的红火新春，皖南地区舞鱼灯是断不可少的，因而对下一次和你的见面，我虽早已知晓，却也无比期待。

到镇上，是准备庆春的宁静祥和，我感到重回故地的放松亲切，也感叹于你吸引外地游客，发扬皖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带给家乡的万千福瑞——仔细瞧，家家因你刷了新漆，人人因你更加富裕。

到家安顿一番，我便迫不及待要去寻你，楼下是成群的孩童为你描眉画目，一旁热情的阿婆见了我，也叫我为你添些色彩——听她说，自己画的鱼灯，带在身旁，去到哪里都能找着回家的路，受到你的庇佑。

我欣然应下，随即坐在地上，眼前的鱼灯，只有两个巴掌大小，我从未见过这么小一只的鱼灯，但没由来地心底无比信任你会给我带来福瑞。

鱼灯只糊了一层无瑕的宣纸，隐约瞧见里面用竹篾绑扎的架构，纸上仅有的两只鱼目圆瞪，犹如墨汁不慎与宣纸碰撞，惊起的一摊明月琉璃。

我轻启毛笔，虔诚地为你添上蔚蓝的江海纹，

一掬又一掬地如波浪，再是祥云纹理与雷纹的碰撞，便是福瑞与祥和荡漾，我没由来地舒展容颜，心波里满是虔诚。

我仿佛看到了远方的你，从我的祖上是渔民时，你保佑他们平安，他们敬重你，唤你“水神”；到我的长辈是农民时，你为他们祈福丰收，他们虔诚对你，每逢佳节，便是浩浩荡荡的迎接与欢送，叫你“贺岁”；到我这辈，人们开始往外出走不论千里万里，你依然庇佑我们，为我们指引回家的方向——游子千里，灯燃家在。

我轻抚上那独属于我的小鱼灯，仿佛触碰到里面经过几代人的历史，世世代代所传承下来的艺术笔触，所积累堆积的文化信仰，所带来的福瑞力量。

能留在家乡的日子属实不多，似乎才浅尝辄止，我又要离开家乡——而且听说赶不上舞鱼灯与送贺岁，我更是失意怅然。

那夜山路上，空中的明月照耀着，没有群星相伴，山上的鱼灯闪烁着，遥望一轮玉盘，再没有喧闹的人潮和欢庆的鱼灯舞，人人都在远方的山上，浩浩荡荡地欢送贺岁——欢送你回去。

斑驳陆离的树影间，远处的青山一点点闪着

烛光，我瞧见了一只只鱼灯被人们举着，一点点吞噬山头，到最后照亮整座山，好似盘踞青山的天龙。

我抬首遥望，像最初那样，我与山上的你的眼神撞了个正着，我的失意怅然好像被轻轻抚去了——没由来的，我连忙在颠簸的车中找寻那个我亲手做的鱼灯，生怕车开远了，再难表明我的虔诚，再难感应到那股强烈的归属感。

我固执地举起鱼灯，仿佛也送了你山水一程；你目送我离开，任我一只小小鱼灯去外乡飘荡。

心底那股归属感愈发强了，仿佛是你轻声告诉我，游子千里，灯燃家在。

须臾，车开远了，远方的光亮也暗淡下来，唯我手上的那只鱼灯照耀了黑漆漆的树林。我知道，我再不怕找不见回家的路，因为你与我浅尝辄止的相遇相识，早已是你与我们这一代人深年久月的相知相伴。

手上的鱼灯照亮黑漆漆的森林，你告诉我：

游子千里，灯燃家在。

责编 曾煜超 唐诗雨

3. 我的家乡大通湖

何凤灿

我的老家，坐落在益阳市大通湖区的一座静谧小镇。这里没有城市的车水马龙与繁华喧嚣，交通质朴简易，城市化的痕迹寥寥无几，却是一方烟火温柔、岁月安然的净土。此地民风淳朴，邻里和睦温情，四时风光各有韵味，清新澄澈的空气裹挟着湖水的温润，岁岁年年，滋养着一方故土，也镌刻了我的整个童年。

年少的我从未见过浩瀚大海，一望无际的大通湖，便是我认知里最辽阔、最治愈的水域。我深知这片湖水的渊源，它曾是浩浩荡荡的洞庭湖的一隅，是古云梦泽遗留的碧波。后来随着泥沙淤积、堤坝修筑，湖水与洞庭湖的连接处被封堵，大通湖便从浩荡洞庭中剥离，化作一方静谧温柔的内陆湖。

春日微风拂面，夏日碧波荡漾，秋日水天一色，冬日薄雾笼湖。大通湖的湖面总是格外平和，无汹涌风浪，无翻涌波涛，澄澈的湖水静静铺展，一眼望不到边际。湛蓝的湖水与澄澈的长空遥遥相映，水天相融、浑然一体，朦胧间难辨天地界限。唯有零星散落的小小渔船，悠悠飘荡在碧波

之上，纤细的船影，成了区分水与天最温柔的印记。儿时的我，常常伫立湖边，望着无垠湖水心生无限向往。可年年岁岁，总听闻湖水吞噬生命的消息，让我在眷恋之外，又对这片温柔的湖水多了一份深深的敬畏。

后来，因为父亲工作调动，我告别了生长的故土，跟随家人远赴浙江宁波生活。在这座滨海城市，我终于见到了心心念念的大海。大海波澜壮阔，浪潮翻涌不息，浪花奔涌撞击岸线，气势磅礴、震撼人心。这般壮阔海景惊艳了初见的我，可在我的心底，汹涌浩瀚的大海，终究比不上大通湖的温润平和。我生于湖畔，长于湖畔，这片湖水浸润了我的童年，我的烟火、我的回忆、我的根，永远牢牢扎根在这片湖畔故土。

初到市区求学时，我曾一度心生自卑。大通湖小镇偏远朴素，比不上市区的繁华便利。看着市区的同学从容大方、见闻广博，我一度觉得自己渺小又拘谨，对城市的一切都充满陌生与新奇。可日复一日，看多了城市的高楼林立、人潮拥挤，新鲜感慢慢褪去，心底的乡愁却愈发浓烈。我渐

渐明白，繁华都市有它的璀璨，而我的故乡湖乡，有着旁人从未拥有的温柔风光。市区的孩子见过霓虹万象，却从未见过水天一线的大通湖，从未感受过湖畔独有的静谧与温柔。

秋高气爽之时，是大通湖最动人的时节，也是湖鲜最肥美的时刻。大通湖盛产的大闸蟹，是刻在我少年记忆里的专属美味。得天独厚的湖水环境，孕育出的螃蟹个头饱满、膏黄充盈，肉质鲜甜细嫩、口感绝佳。年少时，每到秋日，家中总会常备肥美湖蟹，一家人围坐品尝，鲜香四溢，

满是人间烟火。

如今远离故土，秋日依旧萧瑟，街边的螃蟹随处可见，却再也吃不出儿时的味道。每每思乡，我便托人代购家乡的湖蟹。一口鲜香入喉，熟悉的滋味漫遍全身，秋风萧瑟中，舌尖的乡味，总能勾起我对大通湖湖水、对故乡烟火、对年少时光最深切的思念。那一汪静静流淌的湖水，永远是我心底最温柔、最珍贵的故乡底色。

责编 曾煜超 唐诗雨

4. 游岳麓山记

耿好

自余求学星城，久闻岳麓盛名，心常怀向往之意。然余居张公岭，去山甚远；初至湘土，不熟途径，登临之愿屡为迁延。值甲辰年冬月廿四，晨来天光澄澈，久雨初晴，登高望远，景致清朗，心甚悦之，遂决意独往，一览湘山胜景。

是日未时，余乘地铁至麓山脚下。甫出站台，晴光倏敛，黑云垂空，群鸟低掠，寒风吹袂，细雨微零。倏然天变，余心怅然，叹天公不作美，几欲折返。转念行事贵在有恒，岂可半途而废？烟雨麓山，或有别样清趣。遂摒忧前行，独擎小伞，循石径拾阶而上。沿途游人络绎、三五相携，唯余孑然独行，形若清寂，而余心安然，不以为孤。

路行一刻钟，至爱晚亭。是岁星城秋意绵长，寒潮未至，气候尚暖，漫山枫叶稍红带绿。远眺爱晚亭，重檐四披，攒尖宝顶，四翼远伸高翘，红砖绿瓦，与山中枫林相映，经雨洗更显色彩，如诗如画。亭下有小池，绿波荡漾，清可见底，水汽氤氲。池中锦鲤数十只，自在游动，活泼可爱。唐代杜荀鹤曰：鹤隐松声尽，鱼沉槛影寒。

此言得之。迫而察之，则亭内有一匾额，上刻主席毛泽东手书《沁园春·长沙》一词。余驻足品读，笔势浩荡，气象万千，胸中浩然之气油然而生，诚所谓情由景生、感由文发也。

离亭徐行，初仍独步。中途遇数少年结伴登临，弦歌随行，意气飞扬。中有旅人见余独行，诚意相邀。感其热忱坦荡，余欣然从之。偕行谈笑，临风放歌，步履轻快，心悦倍增。

山行半途，余辞众友，复归独游。登临圆梦台，遥瞰湘江奔涌，浩渺东去；望伟人塑像屹于橘洲，俯仰江天，稍悟先辈胸怀天下之胸襟。巡禹王古碑，溯千年文脉之绵长；瞻抗日忠烈之墓，感潇湘志士之丹心。一路览古思今，心生肃穆，慨然动容，步履愈坚，遂奋力登顶。

及至山巅，云阴尽散，雨霁天开。夕晖铺野，烟岚尽释，层林披金，江天澄澈，终得尽览麓山暮景之盛。俯仰之间，心旷神怡，乃叹：斯诚天公之美意也！

嗟乎！岳麓一山，纳三楚灵气，承千年文脉，湖湘风骨藏于丘壑之间，岂一日可尽窥其奥？今

日登临，览山川、感文脉、怀先烈、悟胸襟，所 华，笃行致远，不负此间山水深情。
得虽浅，亦是修行。往后余当不负山河，不负韶

责编 陈洁 张金

5. 茶园

韩雨晴

山里的雾，一年四季不散。

阿秀家的茶园，在半山腰上，四周是漫山遍野的茶树，一层一层，绿到云里去。她爹娘是种茶的，那年战火烧到邻县，逃难的人从山下过。等雾散了，阿秀就成了一个人，守着这座茶园，一只背篓，一口锅。

她十九岁。每天清早进山采茶，晌午回来晒茶、炒茶，傍晚坐在门槛上，看雾把整座山漫住。日子像山里的水，不急，不慢。

那年秋末，阿秀在山脚溪边洗手，听见身后有响动。一个男人从灌木丛里跌出来，满身泥，衣裳破了好几处，手臂上一道血口子。他抬起头，看见阿秀，愣了一下，说：“姑娘，我路过的，能在你这儿歇一晚吗？”

阿秀没说话，看了他一会儿，把他带回了家。她烧了水，替他洗了伤口，煮了一碗热汤。他喝汤的时候，手是抖的。阿秀只当他是逃难的，没多问。他说他姓陈，是个画画的，从北边来，想寻一处清净地方，画些山水。

阿秀不懂画画，也不懂北方。她只看见，这个人住下来之后，茶园里便多了一点声音。他白天坐在山石上，对着梯田涂涂画画；傍晚回来，帮阿秀劈柴、挑水。有天傍晚，他把一张纸递给她，上面画的是她——弯着腰在茶树间采茶，侧着身子，日光从叶隙间漏下来，落在她肩上。阿秀看了很久，小心地卷好，收进了箱底。

日子就这么过了下去。他画画，她采茶；她炒茶，他烧火。山里的日子安静，安静得阿秀有时会恍惚，好像爹娘还在，好像日子本来就是这个样子。

那年开春，山下的风声紧了起来。逃难的人又从山脚过，一拨一拨的。夜里，能听见很远的响动，闷闷的，像雷，又不像雷。阿秀下山卖茶回来，对陈郎说：“山下说，仗要打到这边来了。”

陈郎没说话，望着山下的方向，看了很久。

那天晚上，阿秀坐在灶边，忽然讲起了从前。她说，爹娘就是死在那年那场战火里的。逃难的人从山下过，爹想多背些茶下山去卖，娘去追他。

她站在茶园的坡上，看见雾里烧起一片火光，然后，就再没等到他们回来。她说得很平静。末了，她抬起头，看着陈郎说：“我不想再打仗了。我爹娘没了以后，我就想，只要能不打仗，就这么安安静静地守着这座茶园过一辈子，也很好。你要是愿意，就一直住在这儿。”

陈郎坐在门槛上，没有答话。柴火在灶膛里哔剥作响，火光映在他脸上，明一阵，暗一阵。

第二天早上，阿秀起来，陈郎已经坐在门槛上了，一夜未睡，眼睛望着山下，像是望了一整夜的山雾。他见阿秀起来，站起身，说：“北边家里来了信，要我回去一趟。”

阿秀低头，没吱声。他说：“我回去看看，处理完就回来。”阿秀点点头，把攒的几两碎银塞给他，又连夜炒了一包春茶，包好，放进他包袱里。她什么也没问，只是站在门口，看着这个她连真实身份都不知道的人，说：“那你早点回。”

他背上包袱，走了两步，又停下来。他没有回头，只是声音低低地说了一句：“那幅画，我留在箱底了。等你哪天想起来了，就看一眼。”

阿秀没听懂，站在原地。他走进雾里，很快就看不见了。

阿秀回到屋里，翻开箱底，看见那幅画还在。画的是她，弯着腰，在茶树间采茶，日光落在她肩上。画的背面，不知什么时候添了一行小字，

墨迹还很新。阿秀不识字，看了半天，又把画原样放回了箱底。

那之后，信，一封一封地来。

山脚的信差，每个月会上来一趟，捎来一封信。阿秀不识字，捧着那些信，翻来覆去地看，一个字也认不得。可她舍不得放下。她把每一封信都仔细压平，收进那个装画的箱子里，和他画的那幅采茶图放在一起。

村里人笑她：“你不找人念念？”阿秀摇摇头，说：“不用念。”她怕念出来，信里写的不是“我快回来了”。她只要信还来，就说明他还在，就说明他还记得这座茶园。

于是那些信，一封一封地攒着，她一封也没拆开过。

那年入秋，有一天晚上，阿秀做了一个梦。她梦见爹娘，还是活着时候的样子，站在茶园里冲她笑。梦见他也在，站在茶树间，穿着旧衣裳，朝她招手。梦里一切都好好的，阳光洒在茶树上，爹娘在笑，他也在笑。

阿秀是笑着醒来的，枕边却一片湿。

第二天一早，她照例去山脚等信差。等了半天，没人来。第三天，第四天，一个月，两个月。信，再没有来过。

阿秀还是每天清早去山脚等，站一会儿，再慢慢走回山上。她把那一箱信搬出来，铺在晒场

上晒太阳，坐在旁边，看那些她读不懂的字，看风把纸页掀起一角。山下的雾漫上来，漫过晒场，漫过那些信，漫过整座茶园。

后来村里人从山下回来，说仗打完了，说北边死的人很多，说有些人家，从此再没等回来一个。

阿秀听了，没说话。她把那些信一封一封收好，重新压进箱底，和他画的那幅采茶图放在一起。

那天傍晚，她坐在晒场边，忽然想起很多年前那个春天的早上。

他说，北边家里来了信，要他回去一趟。

可阿秀记得清清楚楚——那个月，山脚的信差，从没上过山。

她当时就知道，没有那封信。

她知道他在撒谎。可她没问，没拆穿，也没

拦他。她只是站在门口，说：“那你早点回。”她想，他要瞒我，自有他的道理；他要的地方，是我留不住的。她拦不住他，就像当年拦不住爹娘下山一样。

她又把那幅画拿出来，看了一会儿画上的自己，又看了一遍画背面那一行她读不懂的小字。她不知道那行字写了什么。

山里的雾，还是那样，一年四季不散。阿秀守着那座茶园，每年采茶，每年晒茶，每年炒茶。她的头发慢慢白了，那一箱信，她一封也没舍得扔。那幅画背面的字，她始终没有找人念过。

她只记得，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，是“那幅画，我留在箱底了”。

山下的路，早就修成了新路。只有她，还坐在茶园的门槛上，守着那箱读不懂的信，等一个也许永远不会回来的人。

雾，还是那年那团雾。

责编 陈洁 张金

▶ 青年文学

HNNU YOUTH MEDIA



本版责编：青年编辑部

版式设计：视觉艺术部

本期 1 版 总第 17 期

2026 年 10 月 25 日 星期日

青 年 编 辑 部

QINGNIANBIANJIBU